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孫晉元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六

明 楊士竒等 撰

任將

趙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

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毋因曰王終遺之即有如不稱
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魏樂羊為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羹樂羊坐其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斯
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
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漢高祖為漢王時入蜀韓信亡楚歸漢滕公言於漢王
拜為治粟都尉漢王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

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漢文帝十四年馮唐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

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髙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

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敵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者（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閫）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

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直百金言重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顔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曽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亦什

伍之符約節度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

成帝時光祿大夫執金吾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後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於葉反）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廼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

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東漢光武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内帶河為固户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内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

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

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劒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

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

馬援在交趾嘗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光武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而已權葬故稱槀賓客故人

莫敢予會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横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内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 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 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末規猶下計也 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

淵入虎口豈顧計哉謂援使隗囂也寧自知當要十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埶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量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守音式授反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

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微側克平一州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疲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絶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士名滅爵絶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毁卒遂三夫之言横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龐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王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

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賞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問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

義罪以功除公羊傳曰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以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絶宜續以厭海内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為梁王欒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南陽太守杜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

臣乃上䟽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海内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讋聖德威武二垂陵虐中國邉民虚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内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邉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無故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

帥和睦士卒皂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雖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

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懐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虚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章帝時中郎將鄭衆為耿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煑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匈奴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

靈帝時鎮賊中郎將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南陽太守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黄巾賊帥趙宏自六月至八

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
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以有功效
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
其成功帝乃止儁因急擊宏斬之
魏明帝時司馬懿將伐遼東散騎常侍何曾上疏曰臣
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
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
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

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鋭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

遣諸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

吳周瑜病因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邉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

烏程侯建衡元年陸禕初為黄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體

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曽不廻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戍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将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

晉武帝時劉元海於魏巳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以來王渾乂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

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

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著作郎虞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吕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玁狁為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三軍不勝拔卒為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

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異域之族類即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奔軍降徒輕薄易動强冠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何足不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為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將

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詔之群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奬厲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壓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廁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

後魏明元帝時并州寇數萬家南掠河内遣將軍公孫

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并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不可為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寇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為賊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羣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

孝明帝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拓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弘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奏曰固本宜強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況今南蠻仍獷北部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兵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

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姦宄絶窺覦之望矣卒不納

孝武帝時天下多事尚書右民郎路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伯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

合嗢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為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靜之至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貴寵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誼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衔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懐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强壯居後以衞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

家便謂官號未𫟍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窓弩强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兹悖逆之竪豈異礪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

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
唐高宗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洛
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
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
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
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
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
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

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巳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熉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

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為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竒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頋歴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

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蠻貊不廷擢校為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

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彊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寛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頃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欲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

能為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
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費勲庸竭府庫留
意錐刀以為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
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
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勲亦淹廢歲月紛淆
真偽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勲所由主司過
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
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

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為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為偽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

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為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異域雖無知亦知愛其性命豈有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料敵能鬬當以知筭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屍蔽野斂其頭顱以為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鐘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

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一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税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

玄宗天寶六載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朔部不

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朔部朔部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禄山

天寶十四載安禄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常見素因極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禄山之請楊國忠見素後復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銷禄山之謀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

制而不發

玄宗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屯尚書左丞相裴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誇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恵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

於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𠽋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

代宗大歷六年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綿亙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大歷十四年崔寧在蜀十餘年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故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摽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絶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閒

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勲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絶有過人但縁羇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從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遺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

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
為國奬善拯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奏
贄又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曰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
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凶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
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
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忝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
思酬奬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
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

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舍已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為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

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顧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

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嘿輙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内蓄

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為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顧為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格苗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闒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御衆使

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搥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為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

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為臆度輒肆討論以為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群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説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為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説田悦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為脣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芃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緼勝殘盡敵之誠

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
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
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
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
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力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
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玆再稔竟不交鋒
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
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

創而今者繕完討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

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蹷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乆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内為之行齎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摇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戒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絶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脩近而其遠自來多方

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脩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薊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禄山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

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蓄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洺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皆是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薊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

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衂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猶

狼之群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援累勑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師師救襄城之圍李艽還鎮為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

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群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芃三師而已以攻必剋以戰必强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

以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鋭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扵前亦有孝忠日知來其後是則殘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柬

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
奏

贄又奏曰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

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别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强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

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
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
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
回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
遂勑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
齊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
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
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絶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

賛一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贄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凶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秖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

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
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
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
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
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
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
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
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

懐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為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徙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闗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

之

贄又奏曰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師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鈇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

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

師壓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
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揺王
室無自固之重秦梁廻繚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勢
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
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
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
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
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

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秖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覊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闗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

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安契頗具於兹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憲宗元和四年上令左軍中尉吐突承璀統神策軍討王承宗節制諸道兵馬翰林中縷陳從古無令中人統

鎮師徒諸道受其節制者師出不律軍必無功前後諫論一十八度後宰相論亦不允遂依上旨乃令學士李絳撰白麻具日絳又進狀稱事實不可適有進旨召學士梁守謙上手執一紙文書云宰相悉言可任承璀而學士不肯如何遂令中書出勅踰歲承璀果無功旋師更寵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中尉絳謂諸學士曰絳謬蒙恩奨超越諸公當悉報恩不傾獲罪今吐突啓用兵之端無擒敵之効傷人費財貽國大耻虧損聖德汚辱

史策此事須上論不敢廻避履危之際絳自上疏不敢有累諸公遂上疏極諫其畧曰且其擾改師徒陷沒將校衆請群議必謂陛下正其刑典懲之後來今返極寵榮重加崇秩已後更有敗軍失律之將蹈利干賞之夫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罪同而罰異王法之不一也若捨之則保身而翫敵國典之不行也伏望心割不忍之恩舉不刊之典責無功之罪追不次之榮使備邊之將有所懲勸當危之士無復顧望實天下幸甚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論吐突承璀職名曰自昨日來臣與李絳等已頻論奏又奉宣令依前定者臣實深知不可豈敢順旨使休伏望聖慈更賜詳察臣伏以國家故事每有征伐專委將帥以責成功近年以來漸失舊制始加中使命為都監項者韓全義討淮西之時以賈良國為都監近日高崇文討劉闢之時以劉貞亮為都監此皆權宜且為近例然則興王者之師徵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專統領者今神策軍既不置行

營節度使即承璀便是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
承璀便是都統豈有制將都統而使中使兼之臣恐四
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王承宗聞之必
增其氣國史記之後嗣何觀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
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伏乞聖慮以此思之臣又
兼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
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
將之勢也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臣伏以陛下自春宮

以來則留驅使承稚歲月旣久恩澤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陛下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於治亂朝廷制度出自於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今臣忘身命瀝肝膽為陛下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不知危身但以螻蟻之命至輕社稷之計至重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即望改為都監且徇舊例雖威權尚重而

制度稍存天下聞之不甚驚聽如蒙允許伏望速宣與中書改為諸軍都監臣不勝憂迫懇切彷徨之至

吐突承璀率師出討王承宗既而兵老不決居易又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為計空得一縣即壁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

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溼暴露兵氣熏烝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忸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揺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彊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乗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

憲宗時白居易又論孫璹狀曰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

壓隴蜀入近國門最為重鎮承前已來多擇有功勲德望者為之節使昨者孫璹忽除此官臣緣素未諳知不敢輕議可否及制下之後甚不愜人心孫璹雖久從軍不聞有大功効自居禁衛亦無可稱至於姓名衆未知有縱有才略堪任將帥猶宜且試於小鎮不容便授此重藩豈唯公議之間以為過當亦恐同類之內皆生倖心況今聖政日明朝綱日舉每命一官一職人皆側耳聽之則除授之間深宜重慎今孫璹已受成命未可遽

又改移待到鳳翔觀其可否已後不可不審伏惟聖聰留察

居易又論張奉國狀曰奉國當徐州用兵之時已有殊效及李錡作亂之日又立大功忠節亦誠海内推服近來將校少有比倫已蒙聖恩授金吾大將軍以示奬勸以臣所見更宜與一方鎮以感動天下忠臣之志以摧懾天下姦臣之心何者奉國之事無人不知方鎮之榮無人不愛若奉國更得節度使天下聞知人皆為貪寵

榮誰不爭效忠順萬一若一方有事一帥負恩則麾下偏裨競為奉國亂臣賊子不敢不息一則明勸忠貞一則闇銷禍亂聖人機柄正在於斯今奉國聞已有年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深惜之然以奉國未曾為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鎮若近邊次節度有要替處奉國最為得宜謹具奏聞謹奏

敬宗寶歷元年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

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劉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奬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

臣常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宋太宗淳化二年李惟清遷給事中充鹽鐵使遂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如何減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比開寶軍興之際其數倍多蓋以將帥未得其人邊事未寧屯兵至廣也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慎擇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

用上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機宜韓彭雖古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也

真宗咸平元年右司諫孫何上奏曰臣遠祖武有言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蓋得其人則用無弱卒戰無堅敵失其人則禍有不測宗社攸寄黎民所頼其委任而尊崇之也故有築壇告廟而授者有推轂分閫

而遣者軍功爵賞皆決於外參佐僚屬許之自辟昔趙衰舉郤縠於晉侯曰敦詩書而說禮樂晏嬰薦穰苴於齊侯曰文能附衆武能却敵非謂彎弧擊劒蒙輪拔棘矜匹夫之勇決一旦之命也歷代將帥多出儒者臣不敢援引三代請以炎漢之後言之光武有鄧禹先主有諸葛亮西晉有羊祜杜預東晉有祖逖謝玄苻堅則有王猛後魏有崔浩梁則有謝艾隋則有高熲至於唐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之鎮隴右狄仁傑之帥河北裴度

之平淮蔡溫造之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主庇民之
功善始令終之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朱梁後唐
以馬上為治文武之柄離為二丈者專治筆硯恥言軍
旅之事武者狃習戈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坐觀
成敗今塞北有未賓之狄河西有强項之羗偶未成擒
病在此耳夫善師不陣上將伐謀事權宜專號令貴一
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悉授指蹤且無頤望近代加
以副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為將者又多

武人崛起軍候稍遷恩不足以懷四遠威不足以御群校鮮有司馬之兵法韓信之謀畫亞夫之持重關公之勇敢或逗遛而翫寇或險果而輕敵强敵假息事皆由此歷觀前代之備邊也或振旅薄伐或整兵深入或取贍於軍市或因粮於敵境或以屯田周給或以輕齎自隨而士皆宿飽師出無敵亦有旁招小國近撫諸蕃或厚賂以結其心或反間以收其効不困巳之士卒不竭巳之饋餉計中術内使之挫衂罷錯有言曰用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長筭故陳湯因烏桓而郅支滅任延藉西域而匈奴敗未聞空荒之地使者旁午動息之間羸粮景從臣嘗竊筭國家士人之衆土地之廣巳百倍於羌虜而兵戈屢動未能垂槀街之首輦運交馳未能撤榆塞之警其故何哉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未盡者也今之節度使昔之大行臺今之都部管昔之大總管將帥列銜至今猶帶度支營田等使者蓋元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告勞師有必勝

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軍粮料之名隨軍轉運之目使額既衆適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不恤飛芻輓粟之苦群口交沸互相督責託稱上旨而實戾成筭動必中覆而大費官帑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於文資大臣擇訪委以節制而使此二敵時聳邊方唯祀與戎斯為大事唯名與器必在得人改而更張正在今日伏願陛下洞開城府妙選公卿勿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撓其事閫

外之漕輓一以付之境內之租賦榷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黃金而傾敵舊所謂監陳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為之仍令禀其節度果用是道臣見幽薊之故地河湟之舊墟三年之內皆為國家郡縣與夫列校齊駈近臣迭往不可同年語矣難者或曰利器不可以示人大柄不可以歸下此又膠柱之常談也夫為國者患賢之不得不患權之分保民者患邉之不寧不患將之重苟得其人則可以寄社稷之事況疆埸之任乎苟

非其人則州縣之職亦不可委況貔貅之衆乎陛下若謂今之武臣宣力已久不可勃然改革自可伺其秩滿俟其員缺互以儒將代之統兵疇其前勞改授近地況文武參用典故具存亦非聖朝創立此制太祖以不殺之畧降巴蜀平昇潤下荆湖太宗以非常之謀取并汾朝吳越來漳泉豐功厚利炳在信史天其或者留此二敵啓發神武待陛下而盪平剪滅之不可稽誅如此之久也斯事機要非小臣所當議然備位諫列受詔讜言

苟此際不能罄竭狂瞽即尸禄曠官甚矣瀝懇章奏惟陛下特達而行之

真宗時李迪為翰林學士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弟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且闚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将上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

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黄門取紙筆具疏其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唃廝囉兵遠來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

時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御史中丞賈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伏威靈禀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近歲恩倖子弟飾廚傳鈞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彼何自而知哉然邉鄙無事尚得自容自西羌之叛士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

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今楊崇勲李昭亮尚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此救弊之一端也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孫晉元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任將

宋仁宗景祐元年通判絳州富弼上奏曰臣聞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北齊段孝元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傾在俛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魏元忠曰今朝廷用人類

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本無幹略趙奢之子括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甞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為善其母問奢何故曰死地也而乃易之趙若以為將破趙軍必此兒也後果有長平之敗而趙遂弱今不預選將以備不虞臨事而遣是易之之甚也古者命將君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又賜以斧鉞使得專政且用兵之道主於威而輔以權變若不得專則威挫而權變滯矣

且君不可制況令閹寺之賤監督之使舉動不舒羈於俯仰而望成其功雖甚愚者亦知其難矣古之試良將者亦問以策夏商時只命六卿未聞卒然命介胄武夫可以集事者也王者治天下唯二柄文武之謂也大槩文以飾治平而武以靖禍亂然亦相交為用故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國家文既富矣武未甚備臣請為陛下陳之臣聞歷世為天下所患者外邊釁而內姦雄三代以降歷秦與二漢南北十朝唐及五代其危亡宗

社無不出乎邊釁與姦雄也今北敵結好西戎請吏誓若皎日藏在天府邊釁之患姑未慮也若夫姦雄則無世不有但觀世事何如爾政教宣達民心和樂天時豐茂國用充實則姦雄不得志於是蓄銳而退或在畎畝或在商賈或在戎卒或入仕宦或薄游四方政教虧損民心離貳天時凶殺國用虛之則姦雄得志乘釁而動出農賈奮戎卒棄仕宦起薄游橫戈一呼羣怨嚮聚陵斥郡邑揺亂區夏小則有割據之患大則致傾亡之禍

然禦之有備救之有術未始不由兵也兵之勝敗國之存亡未始不由將也將得其人則安國常安危國復振失其人則安國致危危國遂滅故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法曰將不預設亡以應卒太史公曰且欲興聖統惟在擇任將相晁錯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伏惟陛下承累聖之業撫久安之運謂兵已戢謂將無用謂天下不足憂臣甚惑焉故敢以上之四事為請昔者莊憲太后稱制明不外照蔽於近習

庶政大擾紛然無紀莊憲既往陛下一更大變逐宦寺
罷女謁邪路既絶群綱漸整求讜直之士納諫諍之說
臣謂華莊憲時弊事則美矣若夫紹祖宗之遺範考治
世之徽烈則陛下試自審政教果無虧損者乎此一也
國家用度至廣規求無節賦稅過太半之暴徭役有竭
作之苦民本無求於公蓋自出貨力耕田鑿井以養父
母妻子而百計歛之㩎肌刺骨及有不足窘於飢凍則
未聞開倉廩以賑卹不惟賑卹無所又從而鞭扑以求

苛殘之賦縱或假貸多不及時皆流徙餓殍之餘是有假貸之名而無其實四方愁怨別求生路則億兆民心果無離貳者乎此二也前二年江淮蟲旱水泉皆竭民十死八九今年京東西河北河東關右兩川蝗旱一如江淮但死者差少然至今未息是舉海內盡罹其害荒儉之極近世以來未之有也城邑虛廢荊棘徧野物價翔貴人無穀色天時如此陛下以為果無凶殺者乎此三也古者國有九年之蓄曰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者謂國非其國今天下郡邑除備邊數郡其餘率無三年之蓄甚者不能備一二年國家居常小有費用必命主計者斡旋移用始可以足今年京東大歉發使詣江淮括三十萬糧以賑之江淮凶歉固已最甚彼自不足安有羨利以及於它哉今幸天下寧𣪠無干戈之費但賑救飢殍尚已求穀於空虛之地若不幸干戈蹔擾舉十萬之衆日費千金即不知使執事者何從而得之國用如此陛下以為果無匱乏之者乎此四也臣謂

四者既如是則隙開釁露今之姦雄已得志矣但未動
爾設或一旦有出畎畝捨商賈奮戎卒棄仕宦起薄游
乘凶荒之歲率愁咨之民屯結山林焚蕩邑屋陛下直
於此時始欲遣卒命將禦宿謀之寇驅不教之士當必
死之鋒臣為陛下危之萬一西北二邊棄信叛約姦雄
侮於內邊釁啓於外雖伊呂復生臣恐亦不能為陛下
計矣為今之計莫如選將預備之今選將之道雖粗有
律令或列制科或設武舉然皆法度齟齬必未能致特

起之士何則應制科者必樂為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明於體用之科否則亦為將帥邊寄之名蓋今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奥煩碎之事為問故今所習不專為有用之學既又限以日刻責以文多設有應者視日足文之不暇其暇究極韜畧運動謀猷哉武舉者騁張馳射儕於卒伍所得庸妄鄙淺固不敢望得異士但稍能警勵有廉恥則焉肯為卒伍之事乎臣不知國家立此二道姑欲示風采耶必欲得將帥耶示風采則可

如必欲選奇傑爲將帥藩翰四方則非臣所知陛下求相臣即自布衣考文藝試於州縣然後升之朝廷列於臺省館閣及群有司驗其行實才効爲最者則擢之爲相至於求武臣自三班及諸軍敘補崇者爲步騎都督殿前帥以至叅樞府亦自有次第二者頗爲得術而獨於將帥不知術焉豈不謂武臣者便可爲將帥焉茍如是卒然委以重兵托以安危則卬明所云可謂寒心賈誼所云可謂痛哭者也臣請詔近位及藩鎮大臣於文

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爵禄妄高齷齪守細行者於事無益於急難無用既而召置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於邉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勵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𠬧相逺也雖然備今一時之用則有餘必欲垂永久為不易之制臣復有愚策宜於太公廟建置

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止朝觀夕覽無一日離乎兵戰之業雖曰不果臣不信也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捨之則大本去矣今陛下設制科武舉求將帥之才而反禁其所習之書令學者何所師法若禁其所習而冀其所立是由緤韓盧而求其獲絆驥足而望其騁也不亦難乎且國家所禁者蓋恐生變臣歷觀自古倡亂如秦末陳勝吳廣及隋末十餘輩皆

崛起畎畝而卒亂天下其凶謀姦計蓋順民好亂之心爾豈盡曉兵法哉況雖欲禁止今蓄書之家往往皆有假使處私室熟習如韓彭蘇李陛下何由知之是禁之適足自禁不能禁人不若不禁之愈也必未能行於天下且可行於學中亦命雜讀史傳令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助兵術昔晉文公謀元帥以郤縠說禮樂敦詩書乃命將中軍漢明帝時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孫權謂吕蒙蔣欽曰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日苦多

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用卿治經為博士耶涉獵見往
事爾蒙乃就學自餘儒將固亦不少焉兵術既精史傳
既博然後中年一校三歲大比當雜問兵術史傳之策
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是國家常有良將布於
四方內外不逞知我有大備安敢輕動動則威之軍志
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不戰而屈人兵
此其要也
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馭將之道置兵之機繫天

下安危爲國之大事臣實陋儒寧識其術竊按前代之載冊觀英主之立制較其輕重之勢考其得失之迹最爲得策惟在漢唐漢定天下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粵更增七校其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卿出將無文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事畢解散貳師下瀨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是以終漢之世無弄兵内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驍將總戎强臣執權

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顛危相逐唐氏一統乃因隋制
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隷諸衛四方有變選
将于朝調兵于府建牙而出凱歌而旋将軍就第矣郡
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權重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廪給
國力克實民用家足本末相稱表裏相托誠天機神筭
平康之道也至于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雄邉鎮
以寵勲臣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專殺而方面
始大及明皇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邀功競進之将獻謀

於恢拓當國執政之臣務專乎寵利兼道開鎮地逾四履銳卒藏於沙磧邦財空乎上林盖中原無擊柝之虞而北兵排乎函谷矣由是憤兵悍将連衡接勢東擊西應朝降暮叛更相禽獮或自篡逐生民焦灼勦絶耗斁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於輔國軍容自乎朝恩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於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矣蘭錡虎臣皆其子蓄方岳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井貫販之夫臺輿廝養之賤折券而取千里諂附而得通都至

于蹈利干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禄
如從其貿儥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為藩臣所傾且
古之賢臣在國則為相在軍則為將商則阿衡佐升陑
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旦東山之征以剋淮奄
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萊漢高文之朝命相於諸將之
列武宣之後將軍為執政之官留侯漢祖之謀臣未嘗
親矢石高密光武之元勳本則理俎豆孔明處士也西
據荊州建蜀三分之勢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

統之基江左五朝兵官尤重二衛四軍五校七師皆選朝廷清重之士搢紳名望之流介胄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為三公八座出為行臺總管故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茍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伎乃為勇茍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為文若夫積恩澤以梢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為武以引强為材羸股肱而決射御裎軀幹而角健捷此所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又若

樞密之名近由大歷置於宮闈不列朝位凡中外臣庶上計議事干軍國秘未宜行則謂之樞密兵亂之際機務煩多乃用中人使專掌職五代後唐已來始更崇重與宰司分總文武謂之兩府焉噫夫欲論致理之要講太平之策是必先在乎一政事通文武合兵農而後天下之務可成矣如曰未能則漢唐之盛終不至况曰三代之道歟臣策事迂鄙衆必誚其難用然通識遠慮知治道之本者必有是乎臣言者也

張方平又上疏曰昨戎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飾壘事爲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敵者無恃其不來也當爲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誠給茍將率非其人無足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茲戒茲即戎騎敢越封略使楊崇勲在鎮定夏守贇在瀛州劉渙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葢朝廷非不知崇勲等之不足使也迫

於用人之常體憮然而遣之爾必欲上寛倚注之憂下為衆論所信自非已試之効者不足頼也勢不得已莫若且取陜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輙徙一兩人況自西鄙用兵已來三年于兹立功將士如青等未嘗得一到京輦仰望天顔若以此為名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勲等使奉朝請議者必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奪必恐西帥有辭且陜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十官吏將佐以千計勝兵衆矣豈不

能選練偏裨曰以為用一旦天子登一小校于朝而辭馬愛君體國者義不如是及茲盛夏邊未有虞可速致之比當弼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敵人南向且使分捍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

知諫院司馬光論張方平狀曰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人虛稱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乘城移牒隣路索兵自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驚動關隴騷然

仍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按省皆無事實方平身為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為衆所瞻倚今乃怯懦輕易一至於此萬一疆埸實有警急使方平當之豈不敗事臣竊恐敵國聞之得以闚將帥之淺深益有輕中國之心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罪嚴加譴謫更擇明智沈勇之人以代其任庶幾國家藩屏得禦侮之臣可以高枕矣

司馬光又論張方平第二狀曰臣先於今月十四日上

言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良將以代其任未蒙朝廷采納臣聞將者成敗之機安危之本固不可以任非其人今方平舉措輕脫震駭一方傳笑天下不才之跡章灼如此而朝廷猶掩覆包含一無所問臣恐敵國聞之皆有窺窬之志吏士覩之皆有輕侮之心是國家重惜方平而輕棄秦隴也凡將帥能否患在不知既知其不能而任之如故臣誠愚戅深所未達議者或以為方平雖失於倉猝然止於過為備禦若

從而罪之恐自今守邊之臣聞有寇至皆不敢爲備也
臣竊以爲不然所謂爲備者當平居無事之時簡其將
佐訓其士卒嚴其壁壘利其器械審其間諜遠其斥堠
使朝夕之間常若寇至如是則雖有猛鷙之敵不能犯
也萬一犯之可以安坐而制之耳何至狼狽如是哉臣
聞方平在秦鳳專以貴倨自處下情壅而不通自門墻
之外皆可欺也況於兵民之休戚敵國之情僞方平安
得而知之是以一旦承信虚聲惶惑失據内驚諸郡上

動朝廷此而不責典刑安用臣所以區區獻言不已者乃責方平之無備非責其為備也伏望朝廷察臣前後所言明治方平之罪謫之遠方以儆封疆之臣使皆豫為備禦不敢驕傲懈弛如方平所為也

光又論張方平第三狀曰臣先曽上言秦鳳路經畧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人至今未蒙朝廷施行臣竊聞拓拔亮祚年𦍑寖長猖狂好兵常分之外邀求無猒董氊凶悍狡獪超其父兄朝廷官爵不滿其意頗

懷怨懟與契丹結婚陰相表裏此朝廷所當旰食而憂也秦州居二敵之交為陝西四路之首軍馬民吏最號繁富而以怯懦輕易之人守之是委羔豚於虎狼之蹊也臣竊為國家危之況方平其佗材識素無所長止以文辭致位至此姦憸貪猥士論共知今不可使之守邊事状昭然而朝廷掩覆其過曲加保全愛一人而失一方臣竊以為過矣伏望陛下不以邊事為細而忽之速治方平之罪嚴加譴謫更擇沈勇驍兵之人以代其任

不然必待有烽燧之警然後易之則寇已深矣

寶元二年右司諫韓琦乞許邊臣過闕朝見狀曰臣竊見朝廷近來每於外任就移臣寮往沿邊委寄任使內有路由京師經過者多是陳乞朝見例各不蒙允許豈非朝廷以乞朝見者只是欲陳乞恩澤希求錫賜遂一例不允其請只今將所見入遞以聞臣竊以臣寮久在外任必有素蘊兾得一望清光開陳本末理既周盡事必易行陛下若因而勉之責其效命則必挺身忘死思

有以報陛下寵遇之厚若或別有陳乞亦在朝廷詳其
可否必不容其僥倖況今西陲設備之際以此移赴邊
任臣寮自當詔令入對慰而遣之豈有邊臣到闕不面
天顏使其自陳猶行沮遏甚非國家撫御將帥之術也
臣欲今後就移邊任委寄臣寮因經過到京乞朝見者
並賜恩許若因此妄有陳乞即繫在朝廷斷在不行豈
可防小故而失於大體臣燕聞見有新差知渭州張元
經過到京累狀陳乞朝見未見俞旨亦望特賜允可

康定元年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奏曰臣聞禳苴出師首誅莊賈孫武教戰先斬愛姬當事而行未嘗禀命盖將權不可以不專軍法不可以不峻兹所以攻必克而戰必勝者用法嚴也自古有將權不專軍法不峻而行師必勝者未之聞焉臣切聞去歲以來用兵西鄙或有禁軍小校臨陣而先退邉壘偏師望敵而不進而統帥之臣即時不行軍令悉以事狀上聞皆令鄰郡置獄取勘下法寺詳案定刑臣以謂失閫外之制隳軍中之令臨

事不斷稟命不威豈曰軍容同夫兒戲復恐推劾之際據引枝蔓萌其苟免之心奏報之間淹延時日啓其幸生之路縱不至此亦慢令稽誅無以勵衆乃老師驕兵之弊也臣不知朝廷所用將臣必欲不令專制悉上稟於宸筭乎復不知將臣不能用軍法皆取則於朝廷乎儻朝廷用將而不令專制則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古之遣將也君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此非徒然也蓋委任責成之道不得不

重今而輕之故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苟將臣不能自用軍法則臣所謂隳軍中之令矣人之常情孰不畏死歐億萬之衆冒矢石之衝刑之不嚴何以督戰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豈非嚴刑故對敵而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夫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而統帥之重不能誅一小校以厲士卒故臣以謂隳軍中之令矣議者或曰今所遇之寇未為大敵所興之師未至深入軍中之法未可專用將校有

犯所宜奏裁苟如議者之言臣以為過矣寇非大敵兵
未深入尚且狼狽先退逗撓不進儻遇大敵深入而將
校有犯必須上聞則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
軍而後期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惟以習戰而衆笑
戮其君之寵臣愛姬亦未嘗素稟而先啓終於齊師勝
晉吳人入郢孫武穰苴皆為名將者委任專而法素行
也以區區霸國猶知任將之道豈巍巍聖朝不及于是
且國朝著令凡禁軍將校有退奏裁此則施於平居無

事之日邊州守戍近郡屯聚則用之可矣今昊賊亂常蜂蠆有毒防邊之兵逾數十萬將權不專軍法不峻則何以御之臣伏望陛下出自宸斷稍假將權凡有偏裨小校臨陣先退望敵不進如此之類罪犯灼然但合該軍法者不須置獄並許本部統帥對衆便行軍令訖然後奏聞如此則師旅畏威進退從令或守或戰必有殊功兵者國之大事陛下於廟堂之上與宰輔大臣計之審矣豈容踈賤輙有輕議然臣承乏憲署職在司聰苟

有見聞安可緘默陛下勿以臣之此言徒習老生之常談耳遂忽而不省臣熟思之任將治兵之術何莫由此道也愚者之慮幸賜采擇千昌旒晃

文彦博又奏令邊帥練兵約束諸將曰臣切見自慶歷初陜西四路之兵逐路始分數將每將馬步不下三二千人各自訓練務要精熟兼得兵將相諳使喚之際盡知人人所能則鮮敗事近聞諸將多不和同大率罕能統制教閱部分各立異見寛猛之節不得中道狥情斂

怨由此而生師克在和有異於是伏乞嚴戒逐路大帥講求軍法精加訓練約束諸將務在和同兵聲稍振邊寇自畏

慶歷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小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為國計者但務外憂强敵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内虚朝廷勢弱事有萬一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墮不可用朝廷自以

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
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
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
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外以李昭亮
王克基輩當契丹内以曹宗李用和等衞天子如當今
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
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邊或興狂悖今年元昊
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

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敵人未敢侵淩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才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為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

天下而敗於敵人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草又不知朝廷以將為易得乎為難得乎為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賜采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别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來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常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

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

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竒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

於軍中自可求將者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定然後别立軍名而為階級之制每萬人為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禄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以補至于校師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

使大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

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比之為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法耳如捍邊破賊奇

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

歐陽脩又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曰臣伏見朝廷近

自河東移李昭亮為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北敵

險詐必與國家為患北面之事常須有備此一事陛下

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

為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為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謂小事而忽畧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闕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别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

急則草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常康一作德輿為鈐轄閤都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奏來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以敗事不肯

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為慟哭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為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賢而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來何復可得臣累曽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曽言乞於沿邉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伏望聖慈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仍早講求選將之法若大將

難卒然而得即乞於沿邉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淺人中庶乎易得昨北使姓名稍遲始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為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歐陽脩又論郭承祐不可帥真定奏曰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為真定部管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惟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

生靈細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别無人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别思更有誰可用乎臣亦嘗聞此言每退而嘆息夫所謂别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葢不力求之耳今不肯勞心選擇越次而用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悔後人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

懷敏別未有人難為換易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人用臣謂今日任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承祐者凡庸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令築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臣謂朝廷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敘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説爾方今强敵潛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北方人皆𪫟言願早為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六符之來朝廷忍恥就議蓋

為河朔無可自恃難與速爭須至屈意茍和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精意將以先為禦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小人之日也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閒慢職秩若欲録其勲舊優其戚里之恩閒官厚禄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為則天下幸甚

脩又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曰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

事宜探得昊賊點集兵馬伏縁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
尚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狂賊因忽出兵即三路邉防
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
副部署趙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結沽買聲
譽所以不因功業擢至將帥前在延州遂致敗誤雖行
責降不及朞年却授兵權全無報効其人少壯尚不堪
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鬬一旦臨事必誤國家
臣聞將者國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

東一路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寒心苟有誤事憂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即乞罷歸散秩别委將臣竊以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蓄養病將之處西北二邊為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恐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

仁宗時歐陽脩知諫院又上疏曰臣訪聞岢嵐軍昨於四月中捉獲逃走萬勝長行張季虎翼張貴李德等三

人並係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用編勑禁軍料錢滿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斬訖奏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先降令勑春夏不行斬刑合決重杖處死糺駮本軍不合斬見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嵓嵐軍使米光濬等竊緣嵓嵐軍地接西北二邊正是秋冬大屯軍馬之處若管軍將校斬一逃軍却遭勘罰則無由統衆漸啓兵驕況重杖與處斬俱是死刑無所失入運司守令勑糺案雖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

亦是常事況米光濬等勘成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阻將率以長兵驕其損不細伏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降聖旨與免勘劾所貴沿邊將率知朝廷委遇之恩盡心效用兵戎畏肅不致驕恣生事謹具狀奏

歐陽脩又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曰臣風聞邉臣張亢近為使過公用錢見在陜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曽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

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點檢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敵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為患必至侵邊謹備過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為敵拘囚使敵聞之以為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

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鞫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寛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要藉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

慶歴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奏曰臣竊聞國家置武學以來若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晦耻就學生之列儻

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窺覘謂無英材於體非便欲乞指揮國子監不須別立武學之名如學生中有好習兵書者令本監官員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咨令聽讀臣竊見邊上甚有弓馬精强諳知邊事之人即未曾習學兵書不知為將之體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揮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於將佐及使臣軍員中揀選識文字的有機智武勇久遠可以為將者取三五人令經略部管諸司參謀官員等咨與講說兵書討論勝策所

貴邉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將畧或因而立功則將來有人可任即不得虛張多教人數

仁宗時范仲淹又奏乞減武臣充提刑及今樞密院三班選人進呈䟽曰今西北二方交困中原驕盛如此國家禦捍實在三邉不惟戰將乏人其知州知軍并駐泊都監大寨寨主常要有心力人勾當方可主兵馬安緝蕃部嚴治城寨體探事機今來諸路提點刑獄多占却心力使臣或邉上倉卒要人終是怯懼不堪任使欲乞

特降聖旨諸路提點刑獄除川廣福建路依舊差文臣武職相兼外其餘路分只令文資勾當却留武職揀選少壯有精神者並與三路邉上差遣令慣習邉事或年甲雖高素有心力未至衰老者亦可充邉上知州軍駐泊都監勾當頗濟事務如無精神心力則是不材之人豈堪為按察之官澄清部下因此便可退入閒慢差使庶免取笑四方仍乞委樞密院除選揀上項提點刑獄使臣外更常切於武臣中選人及令三班院亦常選人

逐月一度具選到人姓名聞奏引見與沿邊次邊差遣所貴邊上多得有精神心力之人既久於其事則漸增膽勇緩急可用此乃養育將材禦備戎寇之要也至於川廣荆湖近蠻之處亦乞重選知州軍都廵檢等以鎮撫邊界存活生民

范仲淹時為陜西經畧安撫使又奏曰臣等竊見用兵之處諸軍内若有指揮使員寮得力則不唯訓練齊整兼臨陣之時各能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員不

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惰不受指蹤多致退敗顯是軍氣强弱繫於將校今來邉上諸軍人員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闕人數不少若不早行選擇則恐將來依前悞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及近上内臣内選差諳歷邉事者三員内二員往陜西路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略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駐泊就糧諸軍人員司共揀選如内有年高脚手沈重并疾患尫弱不堪披帶及愚戇全無精神不能部轄

者並開坐申奏內屯駐駐泊人員一面發遣赴闕別與安排所有就糧指揮人員即吏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願管廂軍去處聞奏仍勒在本營聽候朝旨候揀選畢即據指揮見闕人數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曾有功勞者并武藝高強得力之人升一兩資給帖權管候將來轉員却依本資敘遷所貴將校得人士卒增氣

仲淹又奏陜西主帥帶押蕃使疏曰臣竊見環慶路熟户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一千餘人各有請受每

人惟有料錢亦無月糧衣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鬬如撫馭之間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邉界減得兵馬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㝡有畏愛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邉臣於熟户用心專加統領緩急使喚漸可減得戍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依舊時節度並帶蕃部使

皇祐四年直集賢院劉敞奏曰臣聞朝廷以狄青宣撫

荆湖經制盜賊而議不置副臣以謂不便或曰置副而使中人為之臣又以為不便臣聞上古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為之設介貳參佐非獨思紀綱廣謀策而已亦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廣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拱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仗托莫相維持非計之全也狄青起於行伍而遷樞近天下誠未見其美方以盜賊之急擁兵而出故人人想望風采顧聞成功宜得正固幹略之臣

參職共事設以中人為之必大失事望足以示陋非朝
廷之光也臣故曰議不置副不便置副而使中人為之
亦不便此臣所以拳拳也蓋先事而言者常若迂闊後
事而言者常若不及惟陛下留意别蕘謹重軍旅之任
仁宗時蔡襄上奏曰臣切見唐代宗德宗朝吐蕃屢侵
邊境是時唐帝在長安勢大力衆大臣如郭子儀李抱
玉渾瑊繼總大兵巳鎮近畿猶命馬璘李元諒守涇州
張獻甫楊朝晟守邠州郝玭守渭州分扞虜勢是邠

涇兩路自古為西虜之扼而長安之所恃以為屏蔽也今事之勢與唐不侔而涇原邠寧朝廷命帥雖以來與延州二帥逕領西路安撫之名萬一邉郡有警豈能遥制事機應變以破敵乎臣請邠涇二路當擇帥臣使其勢若鄜延環慶之重勵兵訓卒待敵之至而破之此制勝之術也

蔡襄又奏曰臣伏見數年以來北敵覦我事勢資貿囙凌脅之驕廟堂失於計謀抱屈意依隨之辱然契丹貫

盈自任當極盛必衰之期若朝廷處置得宜能反弱為
強之勢方今敵衆於雲州點集河北繫天下安危深思
作備之方盡在得人而已臣切見河北鎮定都部署李
昭亮鎮州張存雄州王德基澶州李昭述等或居要郡
或總重兵假使智能盡厭服於人猶恐計慮或見輕於
敵而況指數名姓知委任非人尚令列在邊防得不取
笑外裔李昭亮張存李昭述王德基伏乞速行差替朝
廷若以皆無顯過不欲非時改移是惜數人之顏情不

頤生民之禍患若以無人可使延日茍安侍從文武之班同國家休戚之計度才委任必濟艱危伏望聖慈決於睿斷

知制誥范鎮上奏曰伏見寶元慶歴間用兵伐元昊而兵之積於陜西者數十萬人天下英才皆聚關中然未嘗有尺寸功者横山為之限也元昊大入則大勝小入則小勝每戰得意者横山之人為之用也横山之人為之用終之以厚利而盟之又如其號為國主豈得已哉

此忠臣義士嘗膽而不可忘者則前日种諤之舉發於忠義也提兵二千得其衆數萬馬牛二十萬拓地百餘里至綏州而城之不旬月間壘壁樓櫓倉敖府庫凡戰之具無不皆備亦可以言才矣而議者以其不中覆一言輕之今諤下吏事在不測臣有所懷不敢不陳且横山之人苦諒祚虐政不為之用欲内附者久矣昔先帝嘗欲經營之其志未就陛下悼先帝之志未就也屢召邊臣與之計議則諤雖不中覆可無罪也議者又以為

待遠人不可以失信異時山遇請延州告元昊反知州郭勸執而還之可謂不失信矣而元昊殺山遇卒反無改是遠人不足以信待之也廼者諒祚寇渭州掠邊民拒使者而不納又寇大順反迹明矣朝廷絶其歲賜以困弊之乃卑辭稱臣謝過伏罪是豈真稱臣哉直以其國中饑而未能發耳使謂不受其降衆亦反受之亦反然受之已足雪寶元慶歷之耻快邊人之心且夏人之性畏勝而侮敗今謂已可使之畏矣而議者乃欲殺之

是沮邊臣之立功者而為諒祚報仇也世之論者常病無將非無將也但御將之術太拘耳陛下試觀寶元慶歷間事則謂今日可以為將矣昔者魏尚嘗有罪於漢矣文帝感馮唐之言而赦出之尚終立功願陛下奮文帝之心感臣之言赦諤使護領其衆以捍塞下必能立魏尚之功於此世使臣得為馮唐幸矣

監察御史包拯論邊將上奏曰臣近者累曾上言以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其代州尤不可輕授緣

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難控扼之所太宗朝以驍將楊業守之業歿繼以給事中張齊賢守之其慎重用人如此自後邊鄙無事然亦用武臣中有材略者今朝廷委任郭承祐必恐敗事按承祐累任無狀朝野共知物議喧然以為不可且北敵請命歷年多矣然思過則生驕安久則忘備理之常也況西北二陲自古嘗惡其連盟協勢以為中國之患以今觀之釁端已兆廟堂之上所宜窺之未萌而為國家銳意

而遠慮也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畧詢以安邊禦衆之宜觀辭氣之瓌竒舉動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則取人之要無大於此況河北河東同時地震變異如此不可不懼臣先進劄子言之頗詳其承祐欲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若不預為之具緩急圖之則無及矣惟陛下特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諫議大夫夏竦上奏曰臣聞將者人之司命國家長城將帥之任非材不居求材之道斯為難哉若以頒首胼肋為壯則秉鉞非角觝之戲以巨觴大炙為勇則建牙非飲食之場以彎弧提劒為彊則上將非一人之敵以遭逢故舊為忠則三軍非恩澤之任在觀其器能察其性情輕者易恐躁者易撓很者易激疑者易動驕者易誘弱者易詘剛者易誤況其材不同而其任復異任文儒則懼其畏懦任英武則防其跋扈任剛勇則慮其寡

謀任庸鄙則恐其敗事是則幅員萬里殆無將業豈其
選任殫之良規但趑趄之夫良多客氣既昧今古孰知
成敗春秋郤縠為將敦詩説禮戰國孫吳論兵文動辭
釆漢興曹參趙充國祭遵盧植魏晉諸葛武侯杜預羊
祜唐李靖郭元振裴度或立戰功或為名將觀其武略
抑資文術以是而觀可否自分前事元龜後之法則但
能精選文臣材兼智勇若多識前賢事跡必資通變機
籌授之斧鉞臨事可裁然旁選英雄列為裨佐以勇佐

謀舒急相濟謀者足以制敵勇者足以冠軍二者有方則師律正矣

夏竦時為陜西經略安撫使又上奏曰臣聞古者將帥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王者遣之則跪而推轂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賜以斧鉞得專殺戮故三軍弭伏克捷相仍後代自疑多輕兵柄恐其末大本小臨事難為制禦斯皆流議頗昧遠圖盖昔者皇綱解紐擢任非人内多讒賊之臣致有跋扈之將若朝廷有序邪佞不生雖使

舉國出師孰敢潛圖不軌稽夫往事足有成範樂羊伐中山魏文侯示其謗書三篋條侯屯細柳漢太宗為之按轡徐行在君臣相契故功業易成將以軍法行師王命有所不受制敵變化無方難可授之成筭兵有速如風雨不測如神三軍趍利而行豈當千里請戰用將之道歷代攸難今則邊臣武帥禄厚責輕俸給之費月差千萬歌舞殺觴樂極品流邊鄙之上戰陣之前外示彊毅内多畏懦不知奇正要覆之略解交伐謀之計攻分

戰守之利紆直遲速之勢苟有所施躬循繩墨先咨中貴之官次訪參謀之臣鳴鼓而行控弦而列勝則逐北敗則嬰城以是制戎終無奇效近年二將端坐邊城頗失國威故縱敵騎而大者不及誅夷小者尚分麾寄雖令後人無懼死之變柰使蒼生有無告之冤誠當選任賢良絶其疑問法漢高之將將推光武之赤心委以駿權責之成效聽以古禮用兵便宜從事功成速賞要以帶礪之盟注意不回開以丹青之信是則百萬之衆可

以恩齊荒服之君可以威制
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聞吉之先見聖人所以知幾豫備不虞治世因而無悔朝廷之設外禦帥府之握重兵不唯用政術以安吾民抑亦修武事以制他寇苟曰稱職則一方何憂或非得人則為國生事伏見京東路青鄆二州知州各帶安撫使其地控山並海兵民一有失所易為作過近年悉差兩制及前兩府臣寮以鎮撫之今曹佾知青州李端懿知鄆州素匪勲舊俱緣戚里威

名未著勢力且輕萬一屬部有不測事宜則人心動揺何所倚賴兼亦曾有臺官上言謂其不便臣欲乞聖旨特賜檢會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選有才謀經任使兩制以上臣寮充之以安京東人心亦先見豫備之一端也

英宗初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奏曰臣聞趙滋為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為信臣亦自恐聞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人使禮貌驕倨不

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致引惹
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場日駭
乘輿暴露於澶淵敵騎憑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
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
與之約為兄弟歲捐金帛以餌之聘問往來待以敵國
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為不辱哉志存生
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
以事中國之禮未有闕也為邊臣者當訓卒乘繕器械

以戒不虞厚養餼慎威儀以待使者内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殭敵茍為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聲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昔孫蒯毀缾而曹衛構難鄅人漚菅而魯國喪邑涉佗挼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而吴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慎也雄州當敵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來有

事則戎馬之所出入典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稟性狂很恐不可久寘於彼乞落軍職徙之內地毋使邊將相效為國生事實天下幸甚

司馬光又上奏曰臣累曾上言趙滋剛愎狂妄不可管軍及守邊必將敗事近聞朝廷益加寵任令再知雄州臣愚瞽之言誠無足采然竊聞鄜時本路都轉運使唐介安撫使彭思永昔曾言滋罪狀今朝廷使之再任彼三人者必不肯同心協力以利公家但更相違戾窺伺

得失雖容貌語言外相包容其中心豈能坦然全無猜惡是朝廷激之使交鬬也若監司將帥互相猜惡而欲使之安下民扞外敵臣竊以為難矣伏望朝廷念河北一路繫國家安危察滋所為皆夸誕不實授滋别路一閒慢差遣使上下之情各獲自安不唯邊境保無他虞亦滋一身之福也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言程戡施昌言劉子曰臣竊聞近者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之變不可不備為備之要在於

擇帥伏見鄜延路經略使程戡資性姦回涇原路經略使施昌言老病昏昧皆以斗筲罷愞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平居之時未見有闕一旦警急必敗大事譬如開門揖盜以肉餧虎臣竊為國家危之伏望陛下早擇智勇之將以代其任二人並除致仕以安邊境之民戒偷祿之臣

二年侍御知雜事呂誨論差中官為陝西鈐轄狀曰臣近聞陝西四路各差中官一員充鈐轄專管蕃部公事

及支公使庫錢千貫仍每歲入奏邊事權勢甚重驚駭羣聽臣不識聖筭之遠但聞羣臣之議不以為便亦恐為陛下之謀者思之未至耳但有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於監軍者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久未更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今鈐轄寄重其實已均安撫使之權矣原朝廷之意必為昨來熟户背叛弓箭手逃亡使之以時犒設專行姑息何其踈也臣嘗見熟户耕佃官田並無征徭遇戰

關方出一人一騎玆外更無侵擾熈熈安業界外生户
羡慕不足常苦諒祚誅求願為漢民不可得爾有以知
熟户無背漢之心明矣但為諒祚誘之以厚利刼之以
重兵邊臣坐視殺戮不為救護彼將逃死豈得已也若
威加邊外戎人不敢内侵熟户自然安堵不爾雖豐牛
酒日為犒設徒有損費何益於事哉至如士卒久不訓
練蓋兵官不務協同借若五將軍中有一員内臣不喜
教閲動為姑息由此卒伍驕惰他將稍嚴紀律則怨謗

競起帥臣畏懼唯恐生事上下因循苟簡軍旅無繇精鋭斯中官姑息之効也疆埸之事果只如此處置未知其利而但見其害藩籬不日隳壞將盡藩籬墮則邊城危矣臣前奏上乞於無事時整齊熟户弓箭手大臣合議終不以為然臣觀今日處置誠未為便嗜默不言則負任使所謂鈐轄四人者臣欲乞朝廷省罷精擇帥臣凡事一切付委庶幾閫外之權專制則於責重矣惟聖智擇焉

侍御史趙瞻論五路置帥不當更以馮京為安撫狀曰
臣伏見陜西置永興秦延慶渭五路安撫經略使各開
帥府以制西戎今又忽差馮京安撫諸路風聞士論莫
測所謂不知朝廷以諸帥臣皆不能安撫本路邪是國
家欲深究邊事而專委近臣經畫之也帥臣非才自當
更置直欲經畫暫至豈能究知是皆未有以補疆埸之
萬一而足以愧邊帥擾戍兵矣犒師勞將遷易卒伍浮
費百出虛聲交至關陜之民必大恟動臣愚固以為無

益至有損也昔杜預使王濬先入石頭避其親受節制裴度為韓洪巳為都統遂不更稱招討深達國體共成邊功古之用人今悉相反以臣所見乞罷馮京之行茍欲精求利病即有文彦博孫沔新付兵柄未出國門授以聖謨廟筭彼皆元老可以仰成臣愚不識事機顧進區區之慮

趙瞻又論差中官為陝西鈐轄狀曰臣伏聞古者天子推轂遣將則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葢明委任之專也

故唐於諸道行軍而置總管節度以至領押諸蕃部落及近界諸蠻之類率入階銜遂成定制國朝自起西師分置戎府外有四路以扼敵境然招討經略安撫總管之司責任至重故未嘗不選文武賢明之臣以領其柄内則數州之軍民外則諸部之蕃落威恩刑賞處置制宜敢於纖微有不振舉比者戎事稍息人自謀安繒絮飲食失於侈靡藩籬族聚不復傾卹向即已稱兩面今遂絶為匪人去歲西夏兵勢壓邊思順酋豪既為統率

諸族離弱固自歸投中國不為救營熟户隨亦翻叛致此疆埸蕩無斥堠敵若犯境徑至城下固宜朝廷熟慮更制近乃特以内臣王昭明四輩各當一路招撫近蕃雖留神則甚勤在制宜則殊失竊觀唐室興兵最多更用宦人率致敗事如觀軍容及宣慰等名常為切齒之患今招集蕃部鎮安方陲悉皆大將之權豈容偏帥所撓一委斯柄將襲往弊兵機牽制統帥何安臣愚所見不若以此等事盡付帥臣是其官守誰執其咎既塞分

權生事之隙又明委任責成之專即罷閹官無侵軍政
足以前鑒史戒而後息亂原矣臣以久居關陜寖識事
宜比自西來兼訪道路邊人議士率言此失願陛下特
留神斷不憚改更隨意招懷以安攜貳
趙瞻又論差中官爲陜西鈐轄狀曰臣伏蒙陛下特出
聖意擢在言職犬馬猶知報效臣子豈忘奮勵況聞與
論敢自循默近日於垂拱殿輒已具劄子數奏以内臣
王昭明等四人分制邊任侵撓帥權乞賜更置更責大

將至今未蒙采聽是臣所貿言責之未塞者也此事一書國史巳玷陛下元年之大政今又不察臣言遂為國家異日之遺恨苟能遽追前命慰快群情即於返掌之間更彰納諫之德故人人莫不為陛下深惜之也且如帥府處置蕃部乃是邊事萬分之一今以一事偶失即為添置中官將來復有事生又欲何以為計況彼各受密旨歲入朝謁邉臣疏遠日慮傾危軍政異同孰能主執外未制敵内先壞事昔程元振誣來瑱之罪魚朝恩

間子儀之功故穆質諫用宦人為將而吐突承璀終無功于鎮定裴度奏罷諸軍監陣而李愬逐賊于淮蔡至如本朝鄜延敗事則斬德和于河中麟府喪師則流元道于海裔豈非古今得失之明效哉然猶使議者惓惓疑宸衷之未斷怪輔臣之依違斯可謂事機之切不可不亟諫也臣至微賤愚忠所激義忘後害殊不知有一身一門之私計亦不知有羣閹羣邪之勢力上冒天威死有餘戮臣愚不勝激切之至

參知政事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為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户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曽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

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彊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曽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奬用庶於擇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七